紅樓圓夢/2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圓夢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五回　奴欺主王邢受刑　男作女香玉賣解

下一回▶

　　卻說邢、王二人得了林解元資助，方能南下，也算傷弓之鳥了。那知偷食貓性不改，一路又嫖又賭，到了清江，又用完了。彼此沒法，聽得清江縣是賴榮署理，二人商量寫個姻愚弟貼去拜他。號房傳話出來，太爺說：「並沒此〔親〕，不許再傳！」王仁大怒道：「你原不是親，你的主人才是我們至親。我看世交面上來認你，你敢如此放肆！」千奴才、萬奴才，罵了一頓，虧得邢大舅勸回。這裡賴榮也只好吞聲忍受。邢、王二人雖罵了一頓，於事無補，就同到臨河茶店啜茶消悶。

　　見一少年走過，王仁眼尖，忙趕出來道：「馬老二，你幾時來的？」那人見王仁已喊破，料躲不過，順便道：「舅老爺！」跟著進來，見了邢大舅道：「邢舅太爺也在麼，他鄉遇故知，難得，難得！」邢、王因問他行止，他道：「我自從同女人躲到蘇州，尚算順溜。誰知蝌二爺署了臬司，我有些膽寒，因叫船北來的。那知女人又染了時氣，病了幾日，如今才好，要到山東去。遇著二位，實在巧極！」邢、王道：「今兒晚飯擾定你了。」馬二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就邀二人到家坐定，叫店家弄些酒菜來，寶蟾也出來陪侍。飲到半酣，王仁裝醉道：「腳軟，走不動，只好住下。」馬二道：「容易。我兩口子住做一間，讓東屋裡二位住。」王仁打了他個榧子道：「誰叫你這麼乖？老實說，大舅太爺他，自來小么兒黃都要踢出來的，同你東屋睡；我自同蟾姑娘睡。」馬二怕他發覺出來，只待應允。飲至二更，分房各歇。那知東屋裡尚未完事，只聽得西屋裡一片

聲響。忙出看時，王仁和寶蟾已被多人赤身背剪在那裡。

只見有人指道：「這是馬龜！這是同來的奸黨！」眾人不由分說，也用草繩拴起，送到縣署。

賴大才出堂來，見了王仁，怒從心起，拍案罵道：「男女裸辱公堂，甚為可恨！先各打二十，然後再訊。「兩旁」吆喝「一聲拖下去，如數打訖，才放綁著衣，及帶上來，又吩咐明日再審，已退堂了。該房矯命，將邢、王、馬發入班房；寶蟾官媒收管。那知王仁本是膏粱，一路又鬧虛了身子，一驚一凍已病入膏肓；再經刑杖，不到三日，就嗚呼了。馬二心想：「已成命案，究出原由總無好處，不如早尋自盡。」邪心一起，只見蔣玉函來道：「兄弟同我去罷！」馬二果依他，如法同去。次日，賴大得知一案二命，十分著急，聽了朋友計策，－－先發制人，就將本事據實詳辦。幸得本府明白，叫去吆喝了一頓，即刻親提審究。先將地棍詹和人等審實局詐，打的打，枷的枷，都開發了；然後將馬二與寶蟾偷盜同逃一案，改作馬二因被獲畏罪自盡，將奸婦解京歸案另結。那知解到稠桑，寶蟾忽見呆子滿頭血對他，他發驚喊倒地，就沒氣了。此是後話。

且說太守知邢、王都是臬司至親，案情已替他開脫，忙請了進去，致了多少的安；要求他將王仁之死，只說急病，邢大舅應允。即刻厚備程儀，送他往臬司署去。

岫煙夫婦見了，一番悲喜，自不必說。邢大舅深恨賴榮，想去告訴寶玉，且商量坐口子事；岫煙也要游西湖，擇日備船到杭。郡主趕忙接入，留在署中盤桓，外面也唱戲請酒。席間，邢大舅將這事詳細告知，並將賴榮打王仁也說出來。寶玉聽了大怒道：「這樣奴才，不竟翻天覆地了？」寫信與賈蘭，叫他回明賈政：勒令他告病；又寄諭，諭知賴大，叫他到清江將王仁換棺另殮，就同他兒子船一起回去。如今且說岫煙到後，自然郡主要請他湖上逛逛。到這日，不過仍是雲、探、紋、岫一班人，先到望湖樓吃早飯。只見西邊人千人萬，擁擠不開，叫人去問，卻是地方上叫兩個女子走索。郡主吩咐移至樓前走。

不一時，看場圍處經一條索，有十丈長。打起鑼來，那兩女子肥瘦相當，兩溜秋波，一彎瘦玉。手裡擁著一竿，竿上兩頭掛有沙袋。那女子攔准了在索上放步飛走，竟是「飛仙天半」；一會兒陡然仰臥，將兩瓣蓮鉤鉤著慢慢起來；一會兒陡然坐下，將兩枝藕臂扶著立起來，盡態極妍，無所不至。郡主大樂，賞了十吊錢。姊妹二人上樓謝賞，郡主問：「多少年紀？」

他道：「同胞生的，十六歲了。父母都故。因嬸子這技藝出身，遂傳授了。」便問他：「尚有何技？」他道：「上竿、跑馬、舞劍都全的。」郡主命且試來。只見豎起雙竿，他二人卸了外裝，只穿月白洋縐繡花襖，大紅鬼子闌干鑲的袂褲，縛著褲腳，飛身上竿。到了上面，舞一回，唱一回，正在熱鬧，忽然身離了竿，跌將下來，大家著驚，那知他已輕輕立在地下。郡主又命將馬牽來，二人各抹了一匹胭脂五花馬，揚鞭跑過蘇堤方才折回。兩馬交時，忽然互換，一會兒雙手拱著，作拜觀音勢；一會兒一腳立著，做金雞獨立勢，無所不至，方才下馬。郡主又命他舞劍，更不必說，花團錦簇，十分好看。

郡主有心提拔他，問他：「肯跟我麼？」兩人跪下，含淚道：「小的們無奈學此下賤技藝，若得郡主收錄，生死不忘。」

郡主見他出自摯誠，就叫他叔子來說明：賞他一百銀子，留此二女。他叔子千恩萬謝，道：「我嫂嫂生姪女時，夢見兩個相公來道：『我們叫香憐、玉愛，因生前甘心風月行事，今罰作女身。前墮煙花，後受誥命。』不想果遇著郡主，真真萬幸！」郡主就帶了回署，令他各揀徒弟二十四人，教習弩箭劍法，以備不虞。郡主等也常去看操。

一日，從箭道相過，見一老婆子在那裡彩桑葉，便問：「這時候要他何用？」回道：「養二蠶。」湘雲道：「怎叫二蠶？」李紋就把「二蠶」原委說了一遍。黛玉道：「我正想重起詩社，這題目很新，何不各做幾首？」次日邀了湘、探諸人，在定香亭小飲，分題。不到申牌，都完了。只見郡主的道：

太平書裡記同宮，依舊東京驥足空。

今日原蠶渾不禁，笑他泥古漫荊公。

柘珍何必問山農？沃若桑陰夏乍逢。

風戾老番心事切，半窗梅子雨初濃。

啼鴂聲中起箔齊，陰陰夏木四圍低。

遠揚罷伐翻新樣，斜倚茅簷綠一梯。

蠶月題箋紅已褪，村村風景不前殊。

忽來生客衝門入，懊惱豪家索夏租。

湘雲的道：

彩繭時過月四三，又將舊譜按准南。

青秧未插黃梅近，破費工夫看二蠶。

暖多寒少謝天公，不用蠶房宿火籠。

愛聽街頭呼散葉，剪刀聲靜綠陰中。

夜短真看到十分，幾回倍飫葉辛勤。

最防一陣驚雷響，卻是翁翁豹腳蚊！

絡絲鄰女話依稀，雪繭頭蠶一樣肥。

聽得阿娘親口說，今番要織嫁時衣。

探春的道：

春蠶才了更原蠶，且喜條桑事舊諳。

林外緯車剛響罷，又將捧種浴溪南。

紙閣蘆簾火一篝，春寒曾憶為蠶愁。

至今五月涼如水，輕慢閘爐不上鉤。

飫蠶曾說愛溫和，此日翻嫌熱較多。

輸與鄰家諸女伴，一聲涼唱彩蓮歌。

仍願山頭繭似銀，憑誰要術說齊民。

再生四臥渾相似，遮莫遺風道愛珍。

李紋的道：

同宮何必禁原蠶，桑柘重陰俗舊諳。

為報乘船如乘馬，任他騏驥病江南。

絹鄉浴種晚風前，正是乘陰五月天。

曾記枝柯空陌上，今朝又見小於錢。

炎宮火傘報新晴，梯倚鄰牆夕照明。

一樣猗猗歌沃若，底教金剪竟無聲。

花謝繅絲豆莢粗，筠籃女伴笑相呼。

梅酸筍苦都嘗遍，可惜枝頭紫甚無。

岫煙的道：

幾日春蛾種乍生，似從璘藉悟前身。

眠頭捉憶黃梅候，屈指今朝又數旬。

底事江南六月天，門糊紅帖尚依然。

碧筒未敢消長夏，只解勤勤問箔邊。

最關心是十分收，願似春三箔上稠。

幸喜天炎寒不怕，小姑辛苦汗頻流。

誰家嬌女伴偕行？團扇還同筥共擎。

綠漲柔柔剛雨過，彩蓮歌裡剪刀聲。

寶玉的道：

秋母傳來豈自今，笑他著作漫成林。

繭絲半為彈冠誤，辜負年年壓線心。

農家作苦最辛酸，剜肉醫瘡一例看。

不是綰湯貪再煮，新絲五月已輸官。

長日如年煮繭才，夏游重賦值恢台。

三眠三起都如舊，只少聲聲布穀催。

欲繪豳風圖一函，熙朝盛事迥非凡。

漫勞海子冰蠶獻，甕璽年年應瑞咸。

大家互相贊賞一會，黛玉道：「好是好的，只是寶二爺四首全是祿蠹脾氣了。」

正說著，轅門鑼聲大振。差人問時，林解元中了會元；甄姑爺中第二；周小姑爺也

中了。大家彼此道賀。正熱鬧間，又報焙茗已回，寶玉忙叫他來，問京中近事。問得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